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北京劳动者之歌

执传统营造之笔 绘古建新生华章

——记2024年古建行业杰出创新人才，首开集团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张越

□本报记者 刘欣欣/文 于佳/摄

她的模样

——首都巾帼劳模工匠风采录

“传统建筑的设计师们除了用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去修缮古建，也在探寻中国传统营造之法如何在当代焕发新机。”首开集团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建所”）党支部书记、经理张越多年来深耕文物保护和传统建筑设计领域，参与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和有机更新。她怀着对传统建筑的热忱，执传统营造之笔，留住古建筑之美，绘就了一篇篇古建新生的华章。

在古建筑修缮中找到人生方向

在大学建筑系5年的学习，张越接受的都是现代建筑设计理念，那时贝聿铭是她的榜样。直到她的大学老师对她说：“张越，你可以学习古建筑，这是一门能终身从事的学问。”这短短一句话，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张越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悄然改变了她的职业方向，她的偶像随之变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学的奠基人——梁思成。

1999年，24岁的张越大学毕业来到古建所工作。初入工作岗位，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研读《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这本书的作者马炳坚，时任古建所古建筑研究咨询部主任，是当时古建筑领域的权威专家。为了更好地理解书中的知识，张越常常利用临近下班的时间，找到忙碌的马主任，带着自己白天阅读时积累的问题向他请教。在交流中，张越不仅学到了古建筑的技艺，更感受到了前辈对这门传统学问的敬畏与热爱，这也在她心中播下了传承古建筑文化的种子。在马炳坚的悉心栽培下，张越成为了多个重大古建筑项目修缮设计的参与者。

2000年，北京市首个古建筑修缮设计项目公开招标，古建所拔得头筹，中标历代帝王庙的保护修缮项目。当时，拥有470年历史的帝王庙已沦为校舍，损毁严重，此次修缮项目也因此被赋予了抢救性修复的重大使命。对于张越而言，这个项目不仅是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现场工作，更是她古建筑修缮生涯的起点。在历时四年的修缮工作中，张越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细节，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对古建筑的结构、工艺和文化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段经历不仅磨砺了她的专业技能，也帮助她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

2005年，在马炳坚的主持带领下，张越参与了武汉归元寺圆通阁的修建工作。“这座建筑要求采用传统的营造技艺建造传统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其亮点在于楼阁的建筑外观为明三层、暗两层，共五层，每层的外观各不相同，形式丰富且富有变化。然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如此复杂的设计中处理木结构本身的连续性问题。”张越回忆道。在马炳坚的指导下，设计团队与



人物档案：

张越，首开集团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北京市老城保护房屋修缮修建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组组长。完成北京城区内多项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建设计工作，调研并起草完成《北京老城保护房屋修缮技术导则（2019版）》《北京市合院式历史建筑修缮技术导则》。2019年被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授予“优秀青年设计师”称号，被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协会授予“2024年古建行业杰出创新人才”称号。



施工团队密切配合，充分运用传统营造技艺中的智慧，经过反复推敲和精心设计，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成功完成了楼阁的设计。

2012年，高达51米的圆通阁正式完工。这座建筑除地下一层的城台全部采用石材外，上部主体结构均由木材搭建而成，梁、柱、枋等构件均为纯木榫卯结构，未使用任何钢材和水泥。这种传统木结构的运用，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营造技艺的精妙与智慧，更让张越深感其弥足珍贵。在她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对传统技艺的继承，更是传统建筑在当代的生动再现，是一种更具生命力的传承方式。

传承古建技艺，守护历史记忆

从北京鼓楼出发，沿着街道一路向北步行约200米，便能抵达豆腐池胡同。在这条古朴的胡同深处，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道

观——宏恩观。宏恩观的前身是元朝元贞年间建立的千佛寺。这座寺庙位于元大都中轴线的最北端，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建造初衷是为了护佑皇城安宁，庇佑百姓福祉。据史料记载，千佛寺曾被誉为了“龙尾之要”，象征着它在元代都城建筑布局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使命。

墙体局部开裂，砖石构件缺失……屋面局部长草，导致瓦件碎裂……当时，这座曾经庄严肃穆的道观，因岁月侵蚀和功能变迁已满目疮痍。

“我们为‘生病的’宏恩观开出‘诊断书’，也为其量身定制了‘药方’。然而，‘药方’制定并不容易，要求我们必须以严谨的态度、细致的观察和专业的素养，深入历史的长河，探寻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底蕴。同时，我们还要对古人的营造技法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力求在修缮过程中既遵循传统工艺，又兼顾现代技术，以确保古建筑在修复后能够

最大程度地恢复其历史风貌，重现昔日的辉煌。”彼时已经成为古建所所长的张越，指导团队认真研究修缮工艺。

“当揭开宏恩观帝君殿屋顶的筒瓦时，我们发现其屋面基层的工艺极为特殊。传统的屋面施工，通常是在木望板上先铺设护板灰，随后依次进行泥背、灰背处理，最后铺设瓦片。然而，帝君殿的屋面结构却与众不同：其椽子之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石望板，石望板之上则是白灰背。这种独特的屋面做法在官式建筑中较为罕见。”张越介绍说。

为此，团队找到相关的古建专家，了解相同工艺的案例，再根据现场石板的厚度、材质，添配同质材料。经过一次次的实验对比，团队最终研究确定可行的白灰配比，并将这些内容记录在案，为后人再次修缮留下依据。“虽然这些细节在表面难以察觉，但当后人再次打开修缮时，他们应当看到准确的原工艺。我们不能让这段珍贵的历史信息在修复

中丢失，而要将文物及其蕴含的文化真实、准确地传递给后人。”张越说道。在修复过程中，团队坚持采用古人所使用的工艺进行修复，力求让每一处细节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让文物在岁月流转中延续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拂去历史尘埃，让老城焕发生机

2024年5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发布《北京市合院式历史建筑修缮技术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导则》从勘察测绘检测鉴定、保护施工方案、保护修缮施工到最后的验收，对合院式历史建筑予以全流程关注，尤其对修缮过程中的材料工艺等进行重点控制，为保护合院式历史建筑价值提供技术支撑。这一《导则》就是张越带领团队深入调研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其实，张越的目光很早就被北京胡同四合院所吸引。刚到北京时，她在上下班的路上经常会沿着后海从德胜门步行到地安门，途中高低错落的院落以及充满北京老城的烟火气强烈吸引着她。

“如果说北京老城里的故宫、王府是耀眼的‘红花’，四合院就是衬托‘红花’的‘绿叶’，都必不可少。”张越告诉记者，合院式历史建筑绝大多数建于清代至民国时期，年代跨度长、地域分布广，建筑单体具有不同的时期特色。丰富多样的合院式历史建筑除了建造的材料工艺不同，各时期的建筑外观和结构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给《导则》的撰写带来了不少困难。

“早期的传统民居建筑大多采用木结构坡屋面，搭配青砖灰瓦，展现出古朴典雅的风貌。到了民国时期，建筑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砖木混合结构逐渐兴起。这一时期的建筑不仅在结构上有所创新，还融入了许多西洋元素，如西洋门、局部平顶设计，以及二层独栋洋楼的出现。这些洋楼常常配有拱券门窗、西洋式砖檐、挂檐板、倒挂帽子、坐凳帽子等精美装饰，室内则设有隔断和色彩斑斓的地面花砖，这些细节都赋予了建筑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这类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维护修缮工作必须严格遵循其形式、结构、材料和工艺的特征，力求在保留原貌的同时，延续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张越说，《导则》就是通过修缮技术要点的详细控制和验收提供依据，从而有效保护与传承传统工艺。

“我们传统建筑从业者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拂去历史尘埃，让古老建筑重现光彩。同时，培养居民的文化守护意识，从而改善并提升街区的文化氛围与生活环境。期待我们的努力能够形成‘星火效应’，使老城重拾往日风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张越说。